

巨

吉田修一

Yokomichi
Yonosuke
-
YOSHIDA
SHUICHI

横道
世之介

よこみちよの

YES!



著
林雅惠

译

文景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Horizon

横道世之介

〔日〕吉田修一

——
著

林雅惠

——
译

文
景

Horizon

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

横道世之介

[日] 吉田修一 著 林雅惠 译

出品人：姚映然
策划编辑：卢 茗
责任编辑：卢 茗
营销编辑：陈 茜
封面设计：@broussaille私制
版式设计：安克晨

出品：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)
出版发行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印刷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制版：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本：890mm×1240mm 1/32
印张：13 字数：300,000 插页：2
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定价：55.00元
ISBN：978-7-208-15203-8/I·172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横道世之介/(日)吉田修一著;林雅惠译.一上
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8
ISBN 978-7-208-15203-8
I. ①横… II. ①吉… ②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94534号

本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-52187586

文
景

Horizon

日系 | Horizon

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四月
—
櫻

五月
—
黄金周

六月
—
梅雨

七月
—
海水浴

八月
—
返乡

九月
—
新学期

十月
—
十九岁

十一月
—
学园祭

十二月
—
圣诞节

一月
—
新年

二月
—
情人节

三月
—
东京

一个年轻人步履蹒跚地走到新宿车站东口前面的广场。步伐沉重的原因似乎不是身体有恙，而是肩上的背包太重了。不过才走了十步左右，年轻人便把肩上的行李从右肩换到左肩，又走了十来步，再把行李从左肩移到右肩。

背包里头装了高中的毕业纪念册、穿旧了的学校运动衫、从小用到大的台式闹钟。说到这个闹钟，由于底座是大理石制成的，所以沉甸甸的相当有分量。年轻人一开始并没打算把这些东西从九州的老乡带出来，谁知道今天早上出发之际，突然觉得少了什么似的，便急急忙忙把它们通通塞进背包里。

新宿 Alta^[1] 偌大的电子广告牌映入年轻人的眼帘，回头望去，触目所及尽是摩天大楼，到处都有台阶通往地下楼层。人潮汹涌，人多到比高中全校师生集合时还要多。年轻人一脸稀奇的表情，不停地东张西望，以至于没有半点前进的迹象。

他再次把背包换到另一边，正准备跨步向前时，广场的中央传来巨大的声响。年轻人定睛一看，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有位少女站在灯光下，似乎在替新上市的口香糖做宣传。舞台前面零零落落地站了几个观众，大多数人并未驻足，直接经过。

年轻人被麦克风传出的少女声音吸引过去。他走向舞台，由于观众不多，轻轻松松就来到了最前排。少女对台上的男主持人

[1] 位于新宿站东口，流行小店汇聚的时尚购物大楼。——译者注，下同

说：“只要嚼一片我手中的口香糖，马上就会精神百倍、压力通通不见……”

年轻人不由得发出“咦？”的一声，站在他旁边的男人露出惊讶的表情，瞟了他一眼。

年轻人很喜欢看漫画，有一个叫作相田美羽的艺人最近常上漫画杂志的写真页。现在站在舞台上的那个女孩子不就是相田美羽吗？

年轻人环顾了一下四周。

假如台上的少女真的是相田美羽，广场上的群众怎会视若无睹、漠不关心？今天要是相田的本尊驾临他念的高中，不引起天大的骚动才怪。

年轻人想了一想，得出一个结论：“哈，肯定是山寨的相田美羽。”虽然这里是东京，但也不是随随便便就有能够碰到明星、偶像之类的机会。

想到这儿，男主持人的嘶吼声突然窜进他的耳朵：“谢谢相田美羽小姐，各位观众，请送上最热烈的掌声！”只见被他认为是山寨版的相田美羽，轻轻地挥手步下舞台。年轻人急忙踮起脚尖、瞪大眼睛望着逐渐消失的背影。

真的是相田美羽本人。

年轻人顿时懊恼万分，因为他误判台上的少女是山寨版偶像，所以看得相当漫不经心。原来在东京，真品也会被看成赝品，以后可得多小心一点才行。

年轻人仍然带着一丝后悔，兀自向舞台后面看了又看。他的名字叫作横道世之介，今年十八岁，为了念大学，今天刚到东京。

世之介并没有马上走开，心想也许相田美羽待会儿会再度现身。他从小就是个不肯轻易死心的孩子。但等啊等，露脸的只有拆舞台的工作人员。世之介万般无奈，正准备离去时，这次看到了对面的树篱下，有一个年轻男子抱着吉他自弹自唱。他本来打算靠近一点，听他唱首歌，但想到一直这样走走停停的话，恐怕今晚会到不了新家。再者，从今天起就要住在这个城市了，也并非一定要一开始就急着到处走走看看。

世之介开始沿着山手线的高架段向前走，走到地图指示的大马路，果然看到了西武新宿站。车站上方是共构的高层酒店。两个月前，世之介来东京参加考试时，就和朋友小泽住在这家酒店。酒店紧邻声色场所歌舞伎町，到东京之前，两人兴奋得想去逛一晚，但等到真的踏上了东京的土地，小泽突然改变主意说：“我觉得如果我们进去逛了，一定考不上。”结果，两人在歌舞伎町入口处的乐天利打住脚步，决定不再前进。

西武新宿站前的广场有一株樱花树。考试那会儿枝头应该还没有长出花苞。樱花树孤零零地伫立在水泥丛林间，相形之下，显得十分矮小，夹在绚丽多彩的广告牌当中，花瓣都失去了颜色。刚刚的相田美羽看起来不像本人，眼前的樱花树看起来也像假的。

世之介站在樱花树的正下方，两眼发直地注视着开了七分的樱花。

每到这个季节，世之介家乡的樱花也会应时绽放。花朵岂止是绽放，盛开的樱花整个占据了附近的中学、神社，漫天都是花瓣雨。不过，世之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看过樱花。

啊，樱花确实很美。

他不禁想起自己的中学时代，那时也是第一次觉得日式酱瓜

好吃。

世之介在西武新宿站搭上准急电车。电车沿途停靠高田马场、鹭之宫和上石神井。他从车窗内眺望这些停靠站外头的景色，只看到冷冷清清的街道。

感觉好像才到东京，却又已远离了东京。

实际上，世之介租的住址也很微妙。

房子位于东京都东久留米市。

想要以每月四万日元的价格在市中心租到一间有浴室，又是钢筋水泥建造的房子，无异于缘木求鱼。然而，这对只靠电视节目认识东京的世之介来说，根本无法理解。签约时，世之介一次又一次地向房产中介公司的业务员老伯确认：“这里真的是东京吗？”

“不过骑个十分钟车就到埼玉了倒是真的。”

中介费收得那么高，态度还不好。

搭准急电车约三十分钟可到达花小金井站。由于上个月已经先来看过房子了，所以今天再次目睹车站前的景况，反倒不觉得失望。这里虽然不是东京，但只要搭三十分钟的电车就可以到东京，换个角度想，心情豁然开朗。

世之介在车站前换乘公交车。公交车沿着宽阔的小金井街道一路北上，沿途也有平价的连锁餐厅、便利店、占地辽阔的仓库，还有越看心情越畅快的风景。

他在第八站下车。一下车就可以看到一栋三层楼的公寓，一楼是卖什锦面的小吃店，他租的一室户在二楼，世之介即将在这里展开全新的东京生活。

世之介的东京生活终于要拉开序幕了。

公寓的入口处并排停放了很多自行车，地上散落着传单、广告信。整栋三层楼的建筑物大约隔出五十间一室户，信箱一个挨着一个密密麻麻地塞满了整面墙。世之介找到了自己的二〇五室的信箱，信箱门上写着“葛井”，应该是前一任房客留下的杰作，他用手指沾了口水企图擦掉上头的笔迹，却怎么也擦不掉，大概是用油性马克笔写上去的吧。

世之介开始沿着台阶往上爬，隐约听见类似警铃的声音，而且每往上一阶，声音便越清晰可辨。到了二楼，左右两边都是紧紧相邻的房间，各自向两侧展开，连成一道长长的走廊。当他走到自己的房门口时，终于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声音了。

不知道是谁在隔壁二〇三室的大门上贴了一张纸条：“闹钟吵死了！”看样子住户并不在家。

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离家独立生活就要开始了。打开房门的刹那原本应该是令人激动的时刻，谁知隔壁吵个不停的闹钟把气氛都破坏了。

咔嚓。

世之介终于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自己的王城。闹钟还是很吵，不过，他的心情很好。房间只有六张榻榻米左右大小^[1]，走进房间以后，闹钟的声音透过薄薄的墙壁依然清晰可闻，又因为空无一物的关系，声音更显响亮。

大概没有人打电话到物业投诉吧？

世之介暂且坐在地板上，随手一摸，发现上头积了一层薄薄的灰尘。他想起背包里有一条抹布，那是今天早上母亲硬把它塞进行

[1] 约十平方米。

李里的。对儿子来说，新生活代表着希望，但从母亲的角度来看，新生活似乎只是条抹布而已。

世之介开始擦地板。说也奇怪，身体一动起来，对于隔壁闹钟的噪声，竟然可以变得充耳不闻。心情显得有些浮躁的世之介，连纱窗的沟槽都没放过。

快递定于晚上七点左右把新棉被送到，离这个时间大约还有一个小时。世之介想打通电话给母亲，谢谢她替他准备了一条抹布。

二〇三室的闹钟依旧响个不停，抱怨的纸条也还在。

世之介走出公寓，然后走进对街的公共电话亭。接电话的人是父亲，开口第一句话就问：“棉被送到了没有？”

母亲眼中的新生活是一块抹布，不过看在父亲的眼里，又变成了一床棉被。

“还没。”世之介答道。

“还没到啊，不管它了。你妈从早上一直哭到现在……”

“一直哭？为什么？”

“只有当妈的才知道她在哭什么。”

有点不耐烦的父亲隔着话筒叫母亲听电话，而母亲本人似乎就在旁边，现在也是用哽咽的声音跟他说话。

儿子只是到东京而已，为什么要这么悲伤呢？实在令人不解。

世之介的心情也不由得沉重了起来。“对了，行李里面有几节闹钟用的干电池？”听到儿子没头没脑地问了这么一个问题，母亲暂时把哭泣搁在一边。

不过，她还是把当年生世之介难产的事从头讲一遍，讲着讲着一遇到空当，便又低声啜泣起来。母亲本来就很有表演天分，无论是在亲戚的葬礼上，还是儿子离家独立之类的场面，绝不会错过千

载难逢的机会。每每参加亲戚的葬礼，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一定会来找母亲签收账单，因为她实在哭得太惊天地泣鬼神了。

和母亲打完长途电话，世之介筋疲力尽地走出电话亭，刚刚母亲在电话里缓急交织、娓娓道出的往事，不断地在他的脑海里回旋，以至于忘了闹钟的存在。猛一回神，隔壁房间的闹钟又开始响个不停。

世之介一爬到二楼的走廊，就看到一位身材纤细的女孩站在二〇三室的门口。她的一只手还戴着印花隔热手套，可能正在做晚餐。

女孩听到脚步声也转过头来问道：“你住这间？”同时用还戴着隔热手套的胖手指指了指二〇三室的门。

“不是。”世之介连忙否认，并指着二〇五室。

“那一间？二〇五不是空的吗？”

“我今天……”

“刚搬进来？”

小泽跟他提过，在大都市搬家不需要向左邻右舍打招呼，因此，他没有把家乡的蜂蜜蛋糕带来当见面礼。女孩的目光毫不客气地上下打量着站得直挺挺的世之介。

“我是来东京念大学的……”

世之介最后也只告诉了她这么多。

“是啊，都四月了呢。”

女孩的印花隔热手套在她的手上一开一合地动着。

“……我听到门开开关关的声音，以为是住在这里的人回来了，可是等了好久，闹钟还是一直叫。”

这情景看起来就像隔热手套在说话一样。女孩注意到世之介的

视线落在隔热手套上，于是说道：“我正在做奶油炖菜。”隔热手套又一开一合地动了起来。

她长得有点像小泽的姐姐。每次世之介到小泽家过夜，她就会向小泽的爸妈告状：“妈，那些小孩整晚都在看A片。”其实，小泽的姐姐称得上是美女。

女孩似乎没要离开的意思，世之介问道：“这个闹钟响了很久吗？”女孩一面把玩着隔热手套，又让它开开合合地动着，一面皱起眉头说：“很久了啊，听到就火大。对了，你要吃奶油炖菜吗？我做了很多哦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一个人独处，会觉得焦虑不安，两个人共处，就能彼此解个闷，不是吗？”

“啊，只是……”

“你吃过饭了？”

“还没有，只是……只是待会儿有人会送棉被来。”

“棉被？”

“是的。快递会送棉被来……”

“你就贴张纸条在门上，告诉快递说你人在二〇二室就好了啊。”

女孩边说边用下巴指了指“闹钟吵死了！”的字条。

“对啊，贴张纸条就行了。”

根据小泽传来的情报表明，住在东京这种地方岂止是左右邻居老死不相往来，更有甚者，连隔壁住了什么人都没有人知道，现在看起来，小泽说的话似乎不可尽信。

难得有人邀约吃饭，世之介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很快写好了

一张纸条，并把它贴在门上，然后走到女孩的住处。他一按门铃，立刻有人来应门。“贴好了吗？”女孩问道。“贴好了。”世之介回头看了自家大门一眼。

女孩的房间格局跟自己的房间一模一样，但跟他目前家徒四壁，连棉被也没有的房间比起来，油然而生出一种压迫感。定睛一看，墙上挂了几张不知道是非洲制的还是波利尼西亚制的木雕面具，造型颇为奇特。世之介觉得这里一点都不像女孩子的房间，倒像是部落酋长的家。

她一面盛饭，一面告诉世之介她的名字叫作小暮京子，在附近的健身俱乐部教瑜伽。

“瑜伽？”

世之介坐在房间的角落，双手环抱膝盖复诵了一遍。

“你有兴趣吗？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哦，我叫横道，横道世之介。”

京子拿起汤匙在奶油炖菜锅里画着汉字，笑着说：“你爸妈真是替你取了一个了不起的名字。”

世之介直到初中一年级上语文课时才知道自己名字的由来。他的小学老师们当然早就知道井原西鹤的旷世名著《好色一代男》里的男主角就叫世之介，只是要他们说给一个还在穿短裤的小男生听，内心必定挣扎得不得了。

教他语文的初中老师是一个快要退休、看起来色眯眯的老伯伯，大家都叫他“稻爷”。稻爷在第一堂课点名点到“横道世之介”，他大声回答“到！”的时候，稻爷笑嘻嘻地说：“哇，了不起的名字。”接着问他有没有请教过父母亲这个名字的由来。

“报告老师，我爸说世之介是古人写的一本书里的男主角的名

字，这个男主角一直在追求理想的生活方式。”

世之介毫不犹豫地把他父亲解释给他听的话铿锵有力地说出来。不知道是不是太直接、太干脆的回答方式激起了老师的兴致，一时兴起的稻爷居然花了整整一个钟头，在一群还是懵懵懂懂的少男少女面前，毫不掩饰地讲述书里的世之介如何“追求理想的生活方式”。

当讲到妓院、妓女这一段时，班上的女班干们纷纷提出抗议，男生却是喝彩叫好。虽然课堂上闹哄哄的一片，稻爷依然兴致不减，最后总算讲到主人公世之介造了一艘名叫“好色丸”的船，满载着催淫道具出海寻欢，因为内容实在露骨不堪，他的同桌女同学终于按捺不住哭了起来。而世之介本人实在是坐立难安，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

好不容易挨到下课铃响，稻爷心满意足地离开教室，留下一整个教室骚动不安的学生。世之介听到女生说回家要向爸妈告状，还有几个男生作势想脱掉他的裤子，大声嚷着：“有那么厉害的东西，让我看看！”

“咦？隔壁的闹钟好像不叫了呢。”

世之介的思路突然被打断，一脸茫然地看着眼前的京子。刚才他见京子咯咯笑个不停，也就顺势把稻爷的事拿出来讲。餐桌上京子的盘子已经见底了，他也吃了三大盘。

“哎，真的，听不到闹钟的声音了。”

他模仿京子的动作把耳朵贴在墙壁上聆听，一张脸也跟着埋进木雕面具堆里。闹钟的声音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住户发出的若有若无的声响。

“你的故事还真有趣。对了，世之介，你真的是今天才到东京